







美軍應在數量與戰力上擴增兩棲戰艦,以滿足聯合作戰需求。(Source: USN/John Lill)

- 國2018年版的〈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針對戰備點出了明確的政策 轉向,以因應潛在對手。因為中共、俄羅斯、北韓 和伊朗的威脅紛至沓來,故美國必須備妥各種行 動方案,以因應衝突升高。

毗鄰關鍵的海岸地形乃是上述對手國家的共 同處。中共、俄羅斯和伊朗都擁有廣闊而綿延,且 無法單從海上或空中壓制的海岸防衛系統(又稱 為「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因此勢必仍需地面 部隊執行攻佔、鞏固、控制海岸地形;換言之,兩 棲戰力對地面部隊而言亦相當重要。

隨著兩棲戰艦和防護型艦岸登陸艇數量日減,

美國兩棲戰力已呈現下滑達數十載。美海軍若要 滿足聯合作戰需求,就必須增加50艘兩棲戰艦。1 而在為數32艘的兩棲戰艦清單中,目前只有16艘 可隨時支援作戰。2 其中,陸戰隊「先進」兩棲載 具僅是一艘武裝型艦岸登陸艇,而它也已是1980 年代的「骨董」了。另外,美海軍和陸軍的確也都 維持著岸勤作業所需的行政登陸艇,但也僅能適 用於戰況許可的條件下。

美陸戰隊和海軍需要持之以恆地更新兩棲作 戰的觀念、修編準則及推動平臺的現代化。為達 此一目標,陸戰隊和海軍就必須和陸軍攜手合 作。

落居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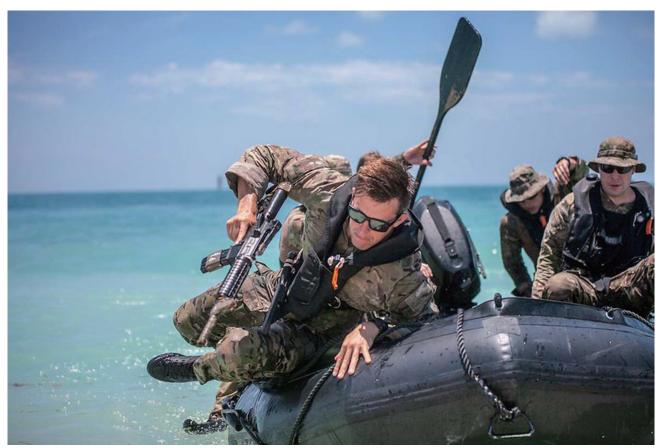
恢復及推進兩棲戰力的現代 化乃當前要務,因為在2018年 國防戰略報告裡所確認的潛在 對手國家,一旦和美軍發生衝突 時,美軍聯合兵力就必須奪取 並扼守包括島嶼、濱海和陸上 灘頭堡在內的各種重要海洋地 形。中共置兵力重點於環東海 與南海海域的島鏈地區——所謂 的第一和第二島鏈——並以增加

共軍海軍陸戰隊三倍兵力的作 為,意圖控制上述區域。3 而不 斷構築人工島嶼,更足以曝其 有意在島鏈周邊海域對他國構 成威脅。此外,許多關鍵島嶼的 幅員,已超過美陸戰隊以單一 軍種遂行攻佔、鞏固及控制的 範圍。換句話說,在亞太區域戰 場上,美陸軍未來勢將深度涉 及任何海軍戰役。

在因應中共威脅時,美軍對

兩棲作戰的需求最為殷切,然 俄羅斯、北韓和伊朗等對手國 家在毗鄰重要海上交通線上也 擁有廣闊的海岸線。近期俄羅 斯在入侵烏克蘭後,掌握了更 長的關鍵海洋地形,包括毗鄰 俄羅斯波羅的海與黑海的許多 島嶼與兵力聚集點。

如果美國和北韓發生軍事衝 突,美國將可能輕易打擊北韓 側翼,但也必須投射兩棲兵力,



在亞太地區戰場上,美陸軍未來勢必得深入涉及任何海軍戰役。(Source: US Army)

歷史殷鑑

兩棲作戰邁入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兩次世 界大戰之間,而使得美國兩棲戰力和軍事觸角 一躍成為世界之冠。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前,美陸戰隊即已於1912至1913年間,由艾力斯 (Earl Pete Ellis)上尉在海軍戰爭學院研擬前進 基地作戰概念,期能針對美海軍需求,嘗試創新 角色,並研擬新任務。」此概念在經過多次實驗 後,再指定當時的艦隊陸戰隊付諸演練,最後 將這套概念註記於「密克羅尼西亞前進基地作 戰」(Advanced Base Operations in Micronesia) 參考文件內——部分內容成為「橘色戰爭計畫」 (War Plan Orange) ——及「登陸作戰手冊草案」 (Tentative Manual for Landing Operations), 隨 後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用於美海軍和 陸軍。

前進基地作戰概念之所以引起美海軍注意是 因為需要加煤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機 場才是美海軍的較大需求。因為機場是攻擊機 和偵察機起降的平臺,也是掌握制海的首要條 件。美海軍為了能進入太平洋作戰,發展出如下 的一套協同關係:陸戰隊需要海軍提供運輸、 火力支援與後勤;相對地,海軍需要陸戰隊攻佔 及鞏固前進基地。這套協同關係一直都維繫著, 但是到了飛彈時代時,又產生出另一套需求:陸 戰隊攻佔並鞏固前進基地,作為遂行飛彈防禦、 空中防禦及攻船飛彈的作戰平臺。

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軍力裁減,美軍 仍舊保有兩棲作戰的優勢。韓戰再次確認了

兩棲戰力的效益和重要性。1996至1997年間, 陸戰隊進行「從海上出擊的作戰機動」(operational maneuver from the sea)和「艦至目標機 動」(ship-to-objective maneuver)等演練,海軍 與陸戰隊迄今仍合作創新戰法。許多正值萌芽 的概念,包括衝突環境下的濱海作戰、「分散式 殺傷」(distributed lethality)和特遣隊前進基地 作戰等,均指導著美軍在岸邊狹窄水域遂行機 動及遲滯作戰的研究方向與建軍投資。

美陸軍則是走出另外一段歷史。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前,陸軍從事兩棲作戰可謂歷史悠久,儘 管維繫兩棲戰力是其任務之一,但陸軍實際上 已經流失了該項基礎素養和專業能力。最後一 版的陸軍兩棲作戰準則發佈於1966年11月;而 最近一次的美陸軍兩棲演訓則舉行於1964年8 月;陸軍現階段編配了後勤所需的兩棲載具,但 並無攻擊戰力。2 這些載具無法在戰況緊急下作 業,即便在承平時期,面臨人道援助與災難救濟 任務也派不上用場。3

註釋

- 1. B. A. Friedman. 21st Century Ellis: Operational Art and Strategic Prophec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
- 2. Joseph E. Malone. The Army and the Need for an Amphibious Capability (Fort Leavenworth, KS: 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2015, 37.
- 3. CWO4 Michael Carr, USN (Ret.). "Save the Army's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September 2018), www.usni.org/magazine/proceedings/2018/september/save-armys-navy/.

對北韓南面防線行側翼包圍。然而,北韓有能力 防衛其海岸線。北韓海岸線以外的許多離島也為 平壤政權提供了可攻可守的契機。

伊朗的海岸線也具備了島嶼林立及水道狹窄的特色,而伊朗早自1970年代就不斷致力於爭取進出波斯灣之掌控權。如果伊朗控制波斯灣,結果必將是全球經濟之噩耗,此時兩棲作戰勢將成為外力進行干預的手段。

重振旗鼓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海軍、陸戰隊和 陸軍遵循植基於共同兩棲概念與作戰平臺的兩 棲作戰準則。若要重獲聯合強制進入作戰的執行 能力,就必須重拾當年的作為。

首先,陸戰隊必須承認,執行兩棲作戰時勢須 有陸軍參與,以支援陸上或增援海上戰役。過時 的軍種山頭主義有礙兩棲作戰戰備,陸軍後勤將 能提升陸戰隊的延伸距離和火砲射程。

另陸戰隊亦須加倍致力與海軍相互整合,而 海軍也必須做出妥協。由於大量引進了精準導引 彈頭並確立了其在海戰中的關鍵地位,及提升海 上打擊力的自身作為,美海軍必須重新評估其對 陸戰隊的需求內容。唯有釐清海軍對陸戰隊的需 求,才能有助於陸戰隊評估其是否已具備執行主 任務的必要戰力。美海軍也應該和陸戰隊共同研 析其他水面連接系統的選擇,以確保投射艦岸部







美陸軍從事兩棲登陸作戰可謂歷史悠久,充滿傳奇;這些作戰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地登陸,然而今日已拋棄 這項基本能力和專業素養。(Source: US Coast Guard)

隊的能力。⁴

就美陸軍而言,其必須恢復 兩棲作戰戰力,作法是在維吉 尼亞州史多瑞堡(Fort Story)成 立「陸軍海事司令部」(Army Maritime Command)。5 史多瑞 堡是陸軍最後一個毗鄰海岸線 的營區,曾經主辦過數次陸軍 兩棲演習。由於該營區接近「諾 福克海軍基地」(Naval Station Norfolk)與「寬堤科陸戰隊基 地」(Marine Corps Base Quan-

tico),因此有可能成為三個軍種 執行實驗案、研發作戰概念及 擬訂兵力計畫的所在地。若能 如此,美陸軍「海事司令部」有 必要編配300艘舟艇和2.000員 兵力,以分任海事艙面和海事 輪機業務。6 此外,和兩棲作戰 並行不悖的陸軍空降能力,將 在亞太地區的任何衝突中躍升 為重中之重。7

美陸戰隊和陸軍還應該針對 「兩棲戰鬥載具」(Amphibious Combat Vehicle, ACV)研擬出 第二階段以及後續若干階段的 建軍計畫。8 因為目前問題是美 陸軍在濱海區必須獨自承擔兩 棲作戰任務——特別是在大型 島嶼作戰中——而陸戰隊武裝 登陸艇數量已不敷使用,更遑 論支援陸軍。但是以上兩個困 境可以藉由發展出第二階段的 「兩棲戰鬥載具」加以解決。至 於原型「兩棲戰鬥載具」衍生型 發展出的技術,同時也嘉惠了

美陸軍的其他車輛計畫。9 美陸軍海事司令部可為 未來的「兩棲戰鬥載具」中隊提供維保任務,亦可 在史多瑞堡為其他陸軍單位提供「兩棲戰鬥載具」 訓練課程。

美空軍也可發揮關鍵角色:掌握制空,並以制空 手段壓制敵海岸掩體火力與威脅。可在兩棲作戰時 提升空軍效益的建軍投資方案之一是:水上飛機。 在許多作戰環境下,尤其是太平洋地區,美軍兩棲 部隊勢須佔領零星散布各處的小島。基於佔領部隊 必須再補給,水上飛機則可將海洋作為起落地帶, 為兵力移動與再補給提供解決方式。中共已經體認 出如此作法之可行性,正針對海洋後勤研發水上飛 機。10 美空軍應迎頭趕上。

綜觀歷史,每當面臨必須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研 發新概念及從事關鍵戰力現代化困境時,美海軍、 陸戰隊及陸軍總能合作無間,達成目標。因為凝聚 力量,一起研發概念,共同制定準則,分擔平臺投 資乃是展開兩棲作戰創新突破,並確保聯合兵力進 出全球各角落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除非美軍持續 精進其聯合強制進入作戰能力,否則美軍在這方面 終將瞠乎其後。

作者簡介

Brett A. Friedman係美陸戰隊後備役少校、軍事分析家,以及《戰 略橋樑》(The Strategy Bridge)雜誌副主編。他曾任2015年由美 海軍學會出版之《21世紀的艾力斯:作戰藝術與戰略預知》(*The* 21st Century Ellis: Operational Art and Strategic Prophecy)乙書 主編,並著有《論戰術:戰鬥致勝理論》(On Tactics: A Theory of Victory in Battle,海軍學會出版,2017年)乙書。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 1. Ronald O'Rourke, "Navy LPD-15 Flight II (LX[R]) Amphibious Ship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8).
- 2.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 Assessment of U.S. Military Power: U.S. 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8).
- 3. Michael Peck, "China Is Tripling the Size of Its Marine Corps," The National Interest, 29 August 2018.
- 4. COL Douglas King, USMC (Ret.), and MAJ B. A. Friedman, USNR, "Fighting Forward to Ensure Littoral Access,"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3, no. 11 (November 2017).
- 5. CW04 Michael Carr, USN (Ret.), "Save the Army's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September 2018), www.usni.org/ magazines/ proceedings/2018/sepember/ save-armys-navy."
- 6. Carr, "Save the Army's Navy."
- 7. LCOL Jason B Nicholson, USA, and Joseph Trevithick, "The Army's New Role in the Pacific Pivot,"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1, no. 10 (October 2015).
- 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Marine Corps Amphibious Combat Vehicle Progra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6 September 2018).
- 9. Todd South, "Is This the Marine Corps' Next Amphibious Combat Vehicle?" Marine Corps Times, 27 September 2018.
- 10. Ralph Jennings, "China's Record-sized Seaplane Beas Rivals from Japan and Russia," Forbes, 26 December 2017.